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五十四回 才子詞科登翰苑 佳人繡閣論唐詩

話說子玉得了琴言和詞之後，悲楚了好幾日。又想起那個夢，見琴言□分憔悴，不知是何吉凶，只是鬱悶不解，終日精神渙散，涕淚沾巾。一日，梅學士的家書回來，與顏夫人說在任上很好，也取了多少真才實學的士子。現今有個進士，保薦博學宏詞進京，托他帶了三千金回來。說子玉年已□九，可以完婚，若要等我任滿回來，要到明年冬天，適或又有調動。更覺遲了。況王質夫又係至親至好，一切可托仲清料理，不豐不儉，叫顏夫辦了這件親事。又與子玉一個論帖，說近日寄來詩文頗有些進境。

今秋有宏詞之試，你要自己明白，如可以自信去得，即求人保薦。如果不能自信，也不必好此虛名。顏夫人問子玉道：「你父親問你信得過再去，信不過就不用去，你是怎樣？」子玉道：

「自信呢，也拿不穩必定可取。但如我這樣的也多，就考不上，也沒有什麼不是處。」顏夫人請文輝來商量，將家信與他看了。文輝道：「方才親家與我的信，也是這些話。我去年就來問過的，我那裡是早已預備停妥，不論遲早，總在八九兩月之內罷。至於考是必要去的，這有什麼自信不自信，這事也在我，表妹不必費心。劍潭、恂哥也都要去的，一同求人保薦就是了。」顏夫人道：「至於子玉的姻事，妹子實在不在行，也沒有一個料理的人。總求表兄事事說明，應該怎樣，我們這裡就遵著辦，倒不要含糊才好。」文輝道：「這事也沒有一定的辦法。我們這樣局面，太省也省不來，外面的排場是必要的。

劍潭倒還明白，表妹一切吩咐他就是了。」坐一坐，別了顏夫人回去，將子玉、仲清、王恂托了劉尚書保了。

考期三日前就忙亂起來，各士子投印結，買卷子，海內文人紛紛擁擠，自致仕先達以及布衣，共有七八百人。子雲托人保了次賢，次賢忽然的抱病起來，不能赴考，子雲甚為太息。

初九日派了幾位閱卷大臣，蘇侯又做了總裁，華公子派了搜檢官，徐子雲派了收卷官，劉文澤派了彌封官，張仲雨派了巡邏官。初□日一早入場，首試題目是《擬漢詔》、《擬唐疏》、《五經條解》、《五代南北朝年號考》、《治河策》、《問酌六科則例》、《增損鹽法利弊》、《正本清源論》八題。二試是《大禮賦》、《大樂賦》、《大蒐賦》。三試《擬杜少陵北征詩》、《韓昌黎南山詩》，皆依元韻。這三場子玉甚是得意，第一試共有八百人，就貼去了五百，第二場止三百名了，第三場出榜時，只取了六□名。王恂已被落，高品取在四□九，仲清取在二□七，子玉取在第二。另期殿試，子玉文星照命，也占鰲頭，共取了三□二名。仲清、高品才高運蹇，皆被落。此科最年輕者就是子玉一人，授了編修之職，顏夫人好不喜歡。正是身經三試，壓倒群英，比中狀元難得多了。子玉見仲清、高品、王恂等落第，心甚不安，並不以此自得，反謙謹了許多。拜了保薦老師劉尚書，是熟極的，及謁閱卷老師，蘇侯見了子玉，就想起子雲之言，真是吉星鸞鳳，喜不可言。王文輝與陸夫人心中半喜半悶，喜的是子玉考中，悶的是王恂、仲清不中，但接著要辦女兒的喜事，也就喜多悶少。

一日，王恂的妻子孫佩秋與仲清的妻子蓉華，到瓊華房裡來賀喜，蓉華道：「妹夫恭喜，壓倒了天下英才。如今是玉堂金馬，才子神仙，比今科鼎甲還要體面了好些，這是妹妹的福氣，我如何比得上來？」佩秋講道：「二姑爺真是天下第一個才子，我聽這些赴考宏詞，從前中過鼎甲，點過翰林也有在內，也考不過二姑爺。二姑爺不是名聞天下麼？狀元三年出一個，這宏詞科是□年考一回，不比中狀元強得多了？」你一句，我一言，把個瓊華說得臉紅，又不好回答。心上雖是喜歡，但未過門，如何可以公然領謝？只得手拈衣帶，低頭不語。姑嫂二人見他不好意思，就不說了。

蓉華見他妝臺上擺設得甚是精雅，見桌上有一本詩集，蓉華翻看時，是南海杜軍門浣白夫人的詩草，蓉華道：「這浣白夫人詩怎樣？」瓊華道：「詩也做得好，就是不脫閨門氣，無甚體裁。」蓉華道：「你看那些題詞呢，要算誰的好？」瓊華道：「那瑤因女史□首七絕，就做得好。還有那浣香、浣蘭這幾首七律，真是繡口錦心，香因慧果，這兩人不知是那裡人？」

蓉華道：「這兩人我七月內都曾會過，有他們的詩麼？我前日倒沒有細看。」瓊華翻了出來，蓉華看了道：「果然。這浣香、浣蘭是蘇年伯蘇侯的女兒，浣香嫁與華家，浣蘭就是田春帆新娶的夫人。這兩姊妹真是才貌雙全，世間少有的。」瓊華道：「就是他們麼？怪不得母親回來這麼誇獎他們。」佩秋道：「他們姊妹倒像雙生似的，一模一樣，比二位姑娘生得還要像些。」蓉華道：「我們雖是親姊妹，其實不很像。你看二姑娘的秀豔風韻，倒像隱在肌膚眉目裡面，像個碧紗籠罩著牡丹花，那花情、花韻，隱隱的要透在外面，然卻不露出來。我近來已是老乾橫斜，絕無姿態。你不見我面上，顴骨也要顯出來了。」佩秋道：「這是你近來瘦了些，終是有個外甥，自然累得慌了。我看蘇氏姊妹，浣香華妍，像朵白牡丹。浣蘭清豔，像是粉芍藥。袁綺香像蓮花，香能及遠，覺有瀟灑出塵之致。」

蓉華道：「劉大嫂呢？」佩秋道：「劉大嫂倒像碧桃花兒似的。」瓊華笑道：「劉大嫂小小巧巧，絕像櫻桃花。他又會笑，又像含笑花。這個人最有趣的。」又問蓉華道：「那浣白夫人詩你題沒有？我打算也要題一首。」蓉華道：「我實在心緒不佳，做出來也是不好，不如藏拙為妙。你是題的什麼？你的歌行最好，自然是長古了？」瓊華笑道：「我昨日胡亂做了一篇，要哥哥修改，他倒說好，就這麼樣。我細看實在不好，要重做了，還得姐姐潤色。」蓉華笑道：「要我潤色，那就請著了鐵匠，點金成鐵了。」佩秋道：「我看學做詩也不容易。人說『熟讀《唐詩三百首》，不會吟詩也會吟』。若說《唐詩三百首》，我就很熟的，就是不會做詩。」

蓉華道：「你是不肯做，做了又不肯給人看。前日你的《七夕》詩，我就看得很好。為何有這樣詩才，要秘不示人呢？」佩秋笑道：「我何曾做什麼《七夕》詩？你從何處看來？」蓉華道：「我聽哥哥念的，還贊得了不得，這是誰做的呢？」佩秋笑道：「或者就是你哥哥做的，做得不好，就說是我做的了。」瓊華笑道：「嫂嫂，你說三百首很熟，你得意是那幾首？」佩秋笑道：「我最愛念的是七絕杜牧之的幾首，『折戟沉沙鐵未銷』，『煙籠寒水月籠沙』，『青山隱隱水迢迢』，『落魄江湖載酒行』，『銀燭秋光冷畫屏』，李義山之『君問歸期未有期』，溫飛卿之『冰○銀牀夢不成』。七律是李義山的《無題》六首，與沈佺期的『盧家少婦鬱金堂』，元微之的『謝公最小偏憐女』。五律喜歡的甚多。七古我只愛《長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。五古我只愛李太白之『長安一片月』與『妾髮初覆額』兩首。」

蓉華道：「你喜歡，我也喜歡些。五古如孟郊之『慈母手中線，游子身上衣』，杜工部之『侍婢賣珠回，牽蘿補茅屋』，寫得這般沉痛。七古如李太白之《長相思》、《行路難》、《金陵酒肆》，岑參之《走馬行》，杜少陵之《古柏行》、《公孫大娘舞劍器》，韓昌黎之《石鼓歌》，李義山之《韓碑》。五律如『山中一夜雨，樹杪百重泉』，『星隨平野闊，月湧大江流』，『時有落花至，遠隨春水香』，『承恩不在貌，教妾若為容』。七律如崔顥之『○○○太華俯咸京』，崔曙之『漢文皇帝有高臺』，李白之『鳳凰臺上鳳凰游』，你倒不得意麼？」佩秋道：「我也有得意的，譬如那大家的詩力量大，我就不能學他。若小巧些的，意遠情長，還容易領略些。」瓊華道：「《唐詩三百首》，真是全唐詩中的精液，而溫李七古止載義山《韓碑》一篇，便於初學津梁。若以的看去，一詩有一詩的好處，亦不可以優劣論。但我看時人多好做七律，以其格局工整，可以寫景，又可以傳情，無如詩中最難學的就是他，我倒怕做，只好做七古。

唐詩中的七古佳者亦難盡述，即如《三百首》中，如岑參之《白雪歌》內云：

北風捲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飛雪。
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。
散入珠簾濕羅幕，狐裘不暖錦衾薄。
將軍角弓不得控，都護鐵衣冷猶著。

寫塞外胡天，偏用梨花、珠簾、羅幕、狐裘、錦衾、角弓、鐵衣等字相間成文，便成了清清冷冷の世界，妙在言語之外。

高適之《燕歌行》云：

戰士窮邊半死生，美人帳下猶歌舞。

寫得軍中苦者自苦，樂者自樂。王維《洛陽女兒行》云：

畫閣珠樓盡相望，紅桃綠柳垂簷向。

羅幃送上七香車，寶扇迎歸九華帳。

春窗曙滅九微火，九微片片飛花瑣。

戲罷曾無理曲時，妝成只是薰香坐。

寫女兒之嬌豔自然，不同年年金錢代人作嫁的光景。若沉痛悲涼，則莫如老杜之《兵車行》、《哀江頭》、《哀王孫》等篇。

人說李、杜詩格不同，我說杜詩也有似太白處，其《寄韓諫議》云：

今我不樂思岳陽，身欲奮飛病在牀。

美人娟娟隔秋水，濯足洞庭望八荒。

鴻飛冥冥日月白，青楓葉赤天雨霜。

玉京群帝集北斗，或騎麒麟翳鳳凰。

芙蓉旌旗煙霧落，影動倒景搖瀟湘。

星宮之君醉瓊漿，羽人稀少不在旁。

似問昨日赤松子，恐是漢代韓張良。

不絕似太白麼？還有韓昌黎《謁衡岳廟》與《八月□五夜贈張功曹》詩，絕似少陵。不知二公當日有意摹仿，還是無心相像的。」

蓉華道：「你真論詩真切，將這些議論倒可以做一本詩話出來。」佩秋道：「我也看得出，卻論不出來，說不真，說不透，倒教人駁起來。」瓊華道：「五律自然以真摯為貴，其餘寫景寫情總也容易，如杜少陵之：

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

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

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

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。

四□字至情至語，為五律之冠。七律格律甚多，似以浩氣流轉為上。以我的見解，首舉一首為格，我想如祖詠《望薊門》云：

燕臺一去客心驚，笳鼓喧喧漢將營。

萬里寒光生積雪，三邊曙色動危旌。

沙場烽火侵胡月，海畔雲山擁薊城。

少小雖非投筆吏，論功還欲請長纓。

這個格律最妙，後來仿者甚多。如杜工部之『風急天高猿嘯哀』，『花近高樓傷客心』，『歲暮天涯催短景』，『群山萬壑赴薊門』，柳子厚之『城上樓高接大荒』，劉禹錫之『王濬樓船下益州』，李義山之『猿鳥猶疑畏簡書』，皆是此格。

此數首為一律，亦像一手。七律中亦有最真切者，如白香山之《望月有感》云：

時難年荒世業空，弟兄羈旅各西東。

田園寥落干戈後，骨肉流離道路中。

弔影分為千里雁，辭根散作九秋蓬。

共看明月應垂淚，一夜鄉心五處同。

這純是血性語，幾於天籟。香山詩當以此為第一。」蓉華道：「此是遭遇使然，所以人說窮而後工。」瓊華道：「窮而後工也是有的。然後人未嘗無此流離之苦，他卻不能如此寫，倒不寫真情，要寫虛景，將些淒風苦雨，和在裡面，雖也動人，究竟是虛話，何能如此篇字字真切。」佩秋笑道：「我就不喜歡這等詩，若學了他，不是成了白話麼？」瓊華道：「詩只要好，就是白話也一樣好看。若極意雕琢，不能穩當，也不好看，倒反不如那白話呢。你看岑參《逢入京使》那一首：

故園東望路漫漫，雙袖龍鍾淚不乾。

馬上相逢無紙筆，憑君傳語報平安。

再如王維的：

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。

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何嘗不是白話，卻比雕琢的還要好。不然，就要造意深遠，措詞香豔，字字是露光花氣，方能醒眼，如王昌齡《春宮曲》、《閨怨》是人人說好的。其餘如溫飛卿之：

冰□銀牀夢不成，碧天如水夜雲輕。

雁聲遠過瀟湘去，□二樓中月自明。

顧況的：

玉樓天半起笙歌，風送宮嬪笑語和。

月殿影開聞夜漏，水晶簾捲近秋河。

字字如花瓣露珠一樣，你說可愛不可愛？」蓉華道：「被你批了出來，真覺得醒眼些。你看那些詩，首首是好的，也有可議處沒有呢？」瓊華道：「那我不敢。我是什麼人，敢議唐賢，不要教人笑我罵我麼？」蓉華道：「這是我們的私見，有誰知道？」瓊華道：「若說可議處也有呢，我就要議那詩祖宗那一首，少陵《夢太白》詩云：

死別已吞聲，生別常惻惻。

江南瘴癘地，逐客無消息。

故人人我夢，明我長相憶。

恐非平生魂，路遠不可測。

此寫得絕妙，並恐夢的不是真太白。以下接那『魂來楓林青，魂去關塞黑』這兩句，夢的是死太白，不像是活太白了。

何不刪了這兩句，直接：

君今在羅網，何以有羽翼。

落月滿屋樑，猶疑照顏色。

如此徑住。那『水深波浪闊，無使蛟龍得』也不要，倒覺含蓄不盡。」蓉華、佩秋都笑道：「真的，刪了倒好。那個楓林青、關塞黑，真有些鬼氣。這是你的卓見。還有什麼可議的麼？」瓊華道：「還有僧皎然《訪陸鴻漸》那一首，古不像古，律不像律，不知選家何意。其詩云：

移家雖帶郭，野徑入桑麻。

近種籬邊菊，秋來未著花。

扣門無犬吠，欲去問酒家。

報導山中去，歸來每日斜。

毫無意味。若講律，現重了來去兩字，真已失律之至。此種詩，似是而非，斷不可以學。至於五絕小詩，另有別意，可入樂

府。然尤難及者，如金昌緒之：

打起黃鸝兒，莫教枝上啼。

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

白香山之：

綠蟻新醅酒，紅泥小火爐。

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？

此皆信手拈來，都成妙諦。」佩秋道：「姑娘論詩，深得三昧，若去考博學宏詞，怕不是狀元？又是當初的黃崇嘏了。」

瓊華笑道：「單靠幾句詩中用麼？」佩秋道：「二姑娘從前那些詩，我見你還要叫你哥哥改。不是我說，你哥哥未必做得出來。若做得出來，不至三場就被貼了。」蓉華笑道：「這句話給哥哥聽見，他是要不依你的。」佩秋笑道：「我是沒有學過做詩，但我前日聽他們說杜少陵的《北征》、韓昌黎的《南山》，我將他翻出來看時，用的都是險韻。二位姑娘，我倒考你一考罷，你們說《北征》多少韻？」蓉華笑道：「這倒被你考倒了，你是數了來難人的，我卻沒有數過，而且我也記不全。」

瓊華道：「《北征》好像七□韻。」佩秋道：「你記得他有幾個重韻在裡頭？」瓊華道：「若說重韻，也只有一個日字，第三韻『朝野少暇日』，與二□七韻『嘔泄臥數日』，這是的確是重的。」佩秋笑道：「還有『往者散何卒』與『幾日休練卒』，與後『佳氣上金闕』，下又是『灑掃數不闕』，雖是一字兩用，也要算重的。」

瓊華道：「這不好算重，一個是闕門的闕，一個是闕略的闕，不過音同罷了，如何算得重韻？至於卒字韻更不是重。『至尊尚蒙塵，幾日休練卒』之『卒』，乃是兵卒。『潼關百萬師，往者散何卒』，此『卒』字，讀促音，乃散何卒然之速也，韻本兩收。」蓉華道：「妹妹實在好記性。我只記得幾句，最佳的是『瘦妻面復光，癡女髮自櫛』，選『不聞夏殷衰，中自誅褒姒』，歸美明皇，其意正大，不高於劉禹錫之『官軍誅佞幸，天子捨妖姬』，白樂天之『六師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』麼？至於《南山》詩，我雖看過，但一句也不記得，佶屈聱牙的，如何念得？且字又難認，嫂嫂你倒記得清麼？」佩秋道：「我原是查了來，故意考你們的。若要念熟他，如何念得熟呢？且有一百韻之多，而字又難認。」

瓊華道：「你數錯了。《南山》詩一百零二韻，內中一個重韻也沒有，真與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一樣，非大力量不能。」佩秋道：「你說沒有重韻，我說也有一韻，『嘗升棠丘望，戢戢見相湊。』又云：『或散若瓦解，或赴若輻湊。』不是兩個湊字？」瓊華笑道：「你又論錯了。『或赴若輻湊』的湊字，雖刻的是三點水，其意是輻湊之輻，是車字旁。我要請問嫂嫂，鳥獸的獸字去了犬旁，是讀什麼字？」佩秋笑道：「有這個字，相還是獸字。」瓊華笑道：「不是，是畜字，音嗅字。你不記得『因緣窺其湫，凝湛閔陰獸。』注：獸，畜產也。大約也是蛟龍所生的子，如蟲的子為蝦一樣的光景。」蓉華道：「可惜你不能去考，你若去考時，倒是必取的。這些詩都能這麼爛熟，真是虧你。」瓊華笑道：「我卻倒是因出了這兩個題目，新近才看熟的。」蓉華道：「你拿那《南山》詩來給我瞧瞧。」

瓊華找了出來，蓉華看了兩句，數了一數，問瓊華道：「第七韻是什麼字？」瓊華笑道：「那裡有這種問法？就算熟極的，也不能記得第幾韻是什麼字。等我數下去。」即一韻一韻的念出來，笑道：「是瘦字。」佩秋道：「這實在難為他了，背得這麼熟，想姑娘和韻是必定和得出來的。」瓊華道：「這一百二韻，字雖難些，倒容易用。那《北征》詩，方才姐姐說的『不聞夏殷衰，中自誅褒姒。』這個『姒』字就難用得，不知他們考上的是怎樣用。姐夫、哥哥的也是用姒姬的姒字，大概除了這個，也無二用了。」佩秋笑道：「只要問二姑爺，就知用法了。」瓊華臉上一紅，不言語。佩秋道：「將來二姑爺過門第一天，就教二姑爺要背清了詩韻進房，不然關了房門，教他跪在門外，別要理他，好叫他知道咱們女人中也有個博學的呢。」

蓉華笑起來。瓊華更覺含羞，停了一停，說道：「想是我哥哥跪過的。」佩秋笑道：「可惜我不配，若配時，你哥哥自然也要跪了。」蓉華道：「日子快了，我們姐妹也不能常在一處了。妹妹是個有福氣的，不比我們。」又說道：「看看你外甥再來。」便出去了，佩秋也同了出去。瓊華暗想道：「姐姐一肚子的牢騷，這也難怪他。但姐夫這樣才學，終要高發的，不過遲早些罷了。」又想：「自己的郎君才得□九歲，已能如此，真是難得。但聽得從前有個什麼琴言，害他病過幾場，如今不知這琴言又怎樣了。」卻說王文輝定了九月□九日吉期，顏夫人寫了家信，說子玉已中宏詞，又即完姻，一切交與仲清辦理。

仲清打起精神，幸他本來曠達，也不將這些得失放在心裡，便照常一樣。過了幾日，吉期已到，兩邊各請喜酒，還有那些名旦夾在裡頭，送戲送席的，鬧了好幾天。洞房花燭之夜，子玉一見，頗覺心花開放。說也奇怪，倒不是做書人說謊，也是前定姻緣，皇天可憐子玉這一片苦心，因琴言是個男子，雖與子玉有些情分，究竟不能配偶，故將此模樣，又生個瓊華小姐出來，與琴言上妝時一樣，豈不是個奇事？此事顏夫人久知，當日見了琴言即說像他媳婦。這麼看起來，就是兩家的像貌也是五百年前就定下的了。一見之後，又未免有些感觸起來，忽又暗暗的解釋，遂成就了良緣愛果，自然也不像那夢中措大的光景。若像那夢中光景，豈不要將個瓊華小姐氣死了麼？明日也請了袁綺香、蘇浣香、浣蘭、吳紫煙、王蓉華、孫佩秋來陪新人，群仙高會，又敘了一日。華夫人因是父親得意門生，又是年伯母來請他，所以欣然而來。至排場熱鬧，與田家一樣，不能細述。以後子玉閨房之樂，真是樂不可言。一個仕女班頭，一個才人魁首，或早起看花，或遲眠玩月，或分題拈韻，或論古辨疑，成了個閨房良友，自然想念琴言之心也減了幾分。

一日，子玉在房中與瓊華談心，值館中有事請他，即便穿衣出門。不意將個小錦囊落在地下。瓊華拾起解開時，見折著兩張字：一張認得是子玉筆跡，一首《金縷曲》，反覆吟哦，甚覺悲楚，知是送別詞。再看那一張，也是《金縷曲》，想是那人寫的。又看了信箋寫著琴言的名字，不覺心中甚喜，想道：

「我幾次問他那琴言，他總不肯告訴我實話，倒取笑我，說我與他生得一樣，如今教我拿著了憑據，看他回來怎樣抵賴。」

原來他們有這樣深情，彼此魂夢相喚，又說腸已斷了幾回，這個情倒是人間少有的。」又想：「我在家時，常聽得哥哥與姐夫議論這個琴言，說他這段情來得很奇，令人想不出來的。今看了這兩首詞，果然非有情有恨人說不出來。」便將那詞稿收起，將那錦囊掛在一邊。

少頃，子玉回來，一時倒想不起錦囊，忽見掛在那邊，便吃了一驚。瓊華故作不見，只見子玉欲取不取，如有所思，頗為可笑。子玉忍不住把錦囊取了下來，捏了一捏，空空的，心甚著忙，知道瓊華取了去了。別樣倒還可以辯，惟有那信上有琴言的名字，如何辯得來？欲要問時，又不好徑問，只時時偷望瓊華一眼。瓊華忍不住笑了一笑，子玉借此進言，便問：「為何好笑？」瓊華道：「我笑麼，我其實也不要笑，偏無故的笑起來。」子玉也笑道：「那裡有既不願笑，而偏要笑的，正是：人世難逢開口笑。」瓊華又笑道：「人生有幾斷腸時？」子玉聽了這句，已打到心坎裡來，便不敢再問，心上想：「走開了就算了，省得講這一番糊塗帳。」瓊華已瞧出他要走，若走了，這話就說不成，便要將話兜住他，對子玉道：「我今日見了兩首好詞，我念給你聽。」便念將出來。子玉笑道：「你不必論什麼，單論這兩首詞好不好？」瓊華道：「好。若不好，我還念熟他？但我不甚懂得詞中之意，你講給我聽。」子玉笑道：「但凡詩詞的意也不能講的，一時要湊成那一句，隨便什麼都會拉上來。只可說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以馬喻馬之非馬。若要認真講起來，那《離騷》美人、香草之言，也去鑿鑿的指明他嗎？」瓊華笑道：「寓言是寓言，實話是實話，我也會講。」子玉聽了想走，瓊華拉他坐了，便念那詞道：「『何事雲輕散。問今番、果然真到，海枯石爛』，第一句就講得這樣沉

痛，若教我要接一句，就接不下了。好在一句推開，說：『離別尋常隨處有，偏我魂消無算。』人說『黯然而魂消者，惟別而已矣』，你便說魂消還不算，也不曉得消了多少了。『又過了、幾迴腸斷』，這腸也斷了幾回。」說到此，想了一想，又道：

「『只道今生常廝守，盼銀塘、不隔秋河漢，誰又想，境更換。』又是一開一合，這上半闕已轉了三層，這片情誰人道得出來？」

若算常常廝守，毫無間隔，成了一家眷屬不好嗎，偏偏的又要分離起來。」又念道：「『明朝送別長亭畔。忍牽衣、道聲珍重，此心更亂』。我讀到此，也覺心酸，況身親其際，不知要怎樣呢。以後就去得遠了，望又望他不見，也不知他到底在什麼地方，所以說『門外天涯何處是，但見江湖浩漫。』然江湖雖只浩漫，要說我的愁腸，只怕一半還浣不盡呢，所以說『也難浣、愁腸一半』。底下真是奇想，難道身雖離開了，不許我們魂夢相會麼？但隔得老遠，魂夢也未必能來，或者心動神知，且呼他的名字，或者倒呼喚得來。於是非但我這邊呼他，他那裡也呼喚我，兩邊湊合，竟能湊著也未可知。所以又說：

『若慮魂夢飛不到，試宵宵、彼此將名喚。墨和淚，請君玩。』這句也不消解，不過和墨和淚，請你看就是了。是這麼解的不是？」子玉笑道：「解得一點不錯。」瓊華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這人與你常相廝守，你卻怎樣位置他？」子玉道：「不過侍書捧研。」瓊華道：「侍書捧研，何用魂夢相喚？」子玉著了一分急，說道：「我說你是我的知己了，自然是洞見肺腑。誰道你也不能知我，何況他人？」瓊華笑道：「我講得這麼透澈，怎說還不能知你呢？」子玉道：「別人講些糊塗話，也由他，你是不應該講的。現在相貌還有些……」便住了口，瓊華道：「口惡，那你就應該……」住了口，不說下去。子玉看了瓊華，瓊華也看了子玉。子玉只得陪笑道：「這事也不用講他，橫豎久後自知，也不須分辯的。我今日見著度香，說他夫人要請你去賞菊花，還請庸庵與劍潭的夫人，並眾相好的夫人。你去不去呢？」瓊華道：「我不去罷。」子玉道：

「為什麼不願去？」瓊華道：「一來我也才過來，還沒有滿月。二來也要等太太吩咐，如太太去，我就跟了去。」子玉道：「他們不請太太，單請你們一輩人。度香並說他夫人講的，日子還沒有定，要一家一家去問明了，都高興來，要全到，不准少一個，還要沒有大風的日子。若有一個不高興，再改期，所以預先要問定了。」瓊華道：「且看我們姐姐、嫂嫂怎樣，他們若都去，我也去，如有不去的，我也就不去了。」子玉恐他再問琴言的事，盡找些閒話與他談。瓊華明知子玉心事，也不忍再問，教他難為情了。正是：魚水深情，風凰良匹；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下卷要詳敘琴言在路景況，且俟細細分解。